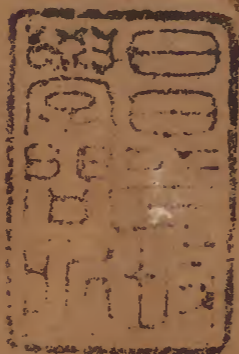


大學衍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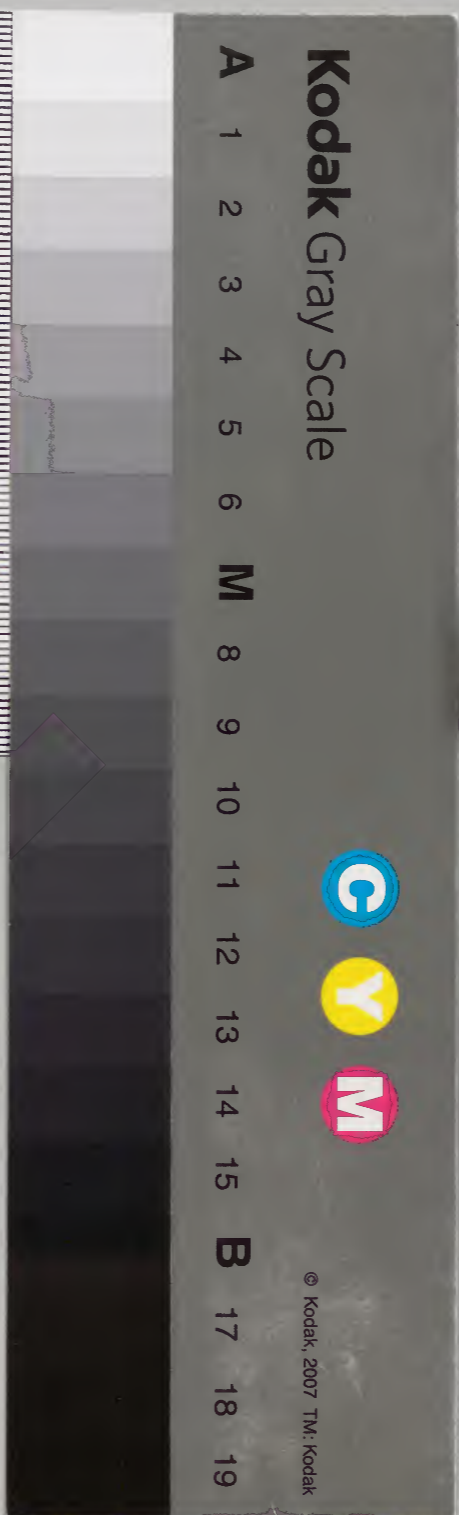
廿三之七



九	四	三	三	漢書門
一	三	一	三	
冊	架	函	號	類

二	九	九	漢
八	四	四	書
函	一	二	
二	〇	二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422
冊數	10	(6)
函號	298	289



大學衍義卷之二十三

朱學士 真德秀 彙輯

明史官 陳仁錫 評閱

格物致知之一

辯人材

儉邪罔上之情 讒臣

晉武帝時尚書張華以文學才識名重一時論者皆謂華宜為三公中書監荀勗侍中馮統以伐吳之謀深疾之會帝問華誰可託後事者華對以明德至親莫如齊王由是忤旨勗因而譖之以華都督幽州諸

不過誣善
之人其辭
游何難格
哉

講張爲切
要亦易破

軍事。華至鎮。撫循夷夏。譽望益振。帝復欲徵之。馮統
侍帝。從容語及鍾會。統曰。會之反。頗由太祖。帝變色
曰。卿是何言邪。統免冠謝曰。臣聞善馭者。必知六轡
緩急之宜。故孔子以仲由兼人而退之。冉求退弱而
進之。漢高祖尊寵五王。而夷滅。光武抑損諸將。而克
終。非上有仁暴之殊。下有愚智之異也。蓋抑揚與奪
使之然耳。鍾會才智有限。而太祖誇獎無極。居以重
勢。委以大兵。使會自謂算無遺策。功在不賞。遂構凶
逆耳。向令太祖錄其小能。節以大禮。抑之以威權。納
之以軌則。則亂心無由生矣。帝曰。然。統稽首曰。陛下

既然臣之言。宜思堅冰之漸。勿使如會之徒。復致傾
覆。帝曰。當今豈復有如會者邪。統因屏左右而言曰。
陛下謀畫之臣。著大功於天下。據方鎮。總戎馬者。皆
在陛下。聖慮矣。帝默然。由是止不徵華。

臣按伐吳之役。華實主之。而馮統荀勗。則附賈
克以沮其議者也。平吳之後。統等不知自媿。乃
反加讒疾焉。觀其言於武帝者。援據古今。從容
近理。人主聽之。安得不爲之動。其實則誣善之
巧辭。蔽賢之邪說也。詩人之所謂貝錦者。殆此
類邪。人主於此。尤不可以不察。

齊王攸。德望日隆。荀勗馮統揚珽皆惡之。統言於帝曰。陛下詔諸侯之國。宜從親者始。親者莫如齊王。今獨留京師可乎。勗曰。百僚內外皆歸心齊王。陛下萬歲後。太子不得立矣。陛下試詔齊王之國。必舉朝以爲不可。則臣言驗矣。帝以爲然。詔大司馬以爲都督青州諸軍事。征東大將軍。王渾上書以爲攸至親盛德。宜贊皇朝。與聞政事。太子太保缺。宜留攸居之。於是扶風王駿。光祿大夫李熹。中護軍羊琇。侍中王濟。甄德皆切諫。帝並不從。帝命太常議寵錫齊王之物。博士庾粲等七人表稱王不宜出外。事過博士祭酒

曹志。志乃奏當如博士議。帝覽之大怒。免志官。粲等皆付廷尉科罪。攸辭數日。歐血薨。初帝愛攸甚篤。爲荀馮等所構。欲爲身後之慮。故出之。及薨。帝哀慟不已。馮統侍側曰。齊王名過其實。天下歸之。今自薨殞。社稷之福也。陛下何哀之過。帝收淚而止。

臣按武帝之於齊王攸。蓋嘗受太后遺命。俾友愛之。以介弟之親。太母之命。而搖於荀勗馮統之一言。何也。蓋其爲說曰。百僚內外皆歸心齊王。陛下萬歲後。太子不得立矣。斯言一入。武帝友愛之心。於是轉爲猜忍。臣下雖百喙。其能解

平。又其說曰。陛下試詔齊王之國。必舉朝以爲不可。則臣言驗矣。而詔命既出。舉朝果爭。是乃益帝之疑。而實二人之說也。讒邪之徒。巧爲鉗鍵。以固主意。豫設機穽。以待人言。大抵如此。原晉之亾。由惠帝以昏庸主器。賈后以凶險作配。故也。而二人實主之親賢。莫如齊王攸。忠勲莫如張華。而二人實傾之。故史臣譏其援朱均。以貳極。煽褒闇。而偶震勗之力也。斃攸安賈。謂賈克也。交勗讐張。心滔楚費。無極也。過踰晉伍。二五也。統之罪焉。可謂畧盡二人之情實矣。故併著云。

晉惠帝愍懷太子遹

愍懷謚也。

非賈后所生

母曰謝妃。

后母郭

氏常勸后慈愛太子。后不從。更與賈午等謀害之。又

侍中賈謚驕貴。

午。謚皆后戚也。

太子性剛。不能假借之。謚譖

於后曰。太子多蓄私財。以結小人者。爲賈后也。不如

早圖之。更立慈順者。可以自安。后納其言。乃宣揚太

子之短布於遠近。太子長子病。太子爲禱祀求福。后

聞之。乃詐稱帝不豫。召太子入宮。既至。后不見。置于

別室。遣婢陳舞。以帝命賜太子酒三升。使盡飲之。太

子辭不能舞。逼之。強飲至盡。遂大醉。后使黃門侍郎

潘岳作書草。令小婢陳福。以紙筆及草稱詔。使書之。

其詞皆凶太子醉迷不覺遂依而寫之其字半不成

逆今不錄。后補成之以呈帝。帝幸式乾殿。召公卿入。以太子書示之。曰：通書如此。今賜死。徧示諸王公。莫有言者。張華曰：此國之大禍。自古以來。常因廢黜正嫡。以致喪亂。願陛下詳之。裴頠以為宜先簡較傳書者。又請比較太子手書。不然恐有詐妄。賈后乃出太子啓事十餘紙。衆人既視。亦無敢言非者。議至日西不決。后見華等意堅。懼事變。乃表免太子為庶人。詔許之。尋殺之。

臣按賈謐之譖太子於后也。后信之。以其未有

可廢之罪。故為不臣之語。強使醉而書之。然其迹甚明。其情易察。孰有臣子將為逆於君親而敢露其手書乎。藉使誠有此書。不知何所從得。太子自發之邪。抑它人發之也。惠帝昏庸。既莫之辨。大臣惟裴頠所請。粗得其要。而亦未能深辨其妄也。遂使儲君被誣。莫能自白。卒寃以死。豈不哀哉。夫事之可驗。莫如手書。而亦有不可盡據者。此類是也。

本朝慶曆中。石介作聖德詩。譽富弼而譏夏竦。竦怨之切骨。則使婢習為介書。既成。則偽作介

與富弼書勸其廢立播之朝野二臣者非遇
仁祖之聖其得免乎

英宗踐位有惡三司使蔡襄而譖之者曰

仁宗選

上為皇嗣襄嘗沮之也

上頗怒襄大臣歐陽修為言

陛下嘗見襄書邪抑傳聞之也臣在

先朝有偽為臣疏請沙汰宦官者欲以激怒左

右

陛下果嘗見書猶當辨其真偽况傳聞乎

英宗於是釋然其後元符小人亦偽為諫書以

陷鄒浩世降俗末情偽日滋何所不有公私貿

易所憑者契券而巧詐者能為之况讒人之工

於讒者乎故因愍懷之事併著之以見臣子遇

讒雖有可驗如手書者猶難遽信要必審而覈

之不然將有不獲自明如愍懷者

北齊尚書右僕射祖珽勢傾朝野咸陽王斛律光惡

之見必遙罵珽聞而怨之女侍中陸令萱子穆提婆

常求牧田於帝光又爭之不與由是祖穆皆怨之光

性節儉不好聲色罕接賓客杜絕饋餉不貪權勢每

朝廷會議常獨後言言輒合理行兵營舍未定終不入幕身不脫介冑常為士卒先結髮從軍未嘗敗北深為鄰敵所憚周勳州刺史韋孝寬密為謠言曰百升飛上天明月照長安光字又曰高山不推自崩齊高也姓榭木不扶自舉令謀人傳之於鄴鄴中小兒歌之於路珽因續之曰盲老公背受大斧饒舌老母不得語使其妻兄鄭道蓋奏之帝以問珽珽與陸令萱皆曰實聞有之珽因解之曰百升者斛也盲老公謂臣也與國同憂饒舌老母似謂女侍中陸氏也且斛律累世大將明月聲震關西威行突厥謠言甚可畏也

遂召光入殺之血流於地剗之跡終不滅周主聞光死為之大赦後六年周滅齊

臣按周之與齊寔為敵國周有韋孝寬齊有斛律光皆名將也然是時周主方明武帝也賢能效

職齊君昏暴高緯政出多門陸令萱以保母用事

於內祖珽以儉邪弄權於外而穆提婆者令萱

之子也表裏交煽肆為姦利斛律光以忠勞自

奮實深嫉之於是珽與提婆皆切齒之矣韋孝

寬之謠所以傾光也傾光所以傾齊也敵國相

傾末世常態而珽等又從而傾之是自傾其國

也。光死而周爲之大赦。蓋曰莫予毒也已。讒邪之臣殺忠良以資敵國。而庸君昏主一不之察。可勝歎哉。光之死。讒六年而周滅齊。非周能滅之。高緯君臣實自滅也。臣前嘗論讒臣之譖。敵國之間。用智畧同。不可不察。此一事而二者俱。故錄之。以爲千載之戒。

唐太宗卽位。以魏徵爲諫議大夫。徵自以不世遇。展盡底蘊。無所隱。凡二百餘奏。無不剴切。當帝心者。由是拜尚書右丞。兼諫議。左右有毀徵阿黨親戚者。帝使溫彥博按訊。非是。彥博曰。徵爲人臣。不能著形迹。

得人

遠嫌疑而被飛謗。是宜責也。帝爲彥博行讓。徵謂今往責也。徵見帝謝曰。君臣同心。是謂一體。豈宜置至公事形迹。若上下共由茲路。邦之興喪。未可知也。

臣按魏徵盡忠無隱。非姦邪小人之所便也。故設爲飛謗以間染之。使太宗蓄之胷中。不爲辨白。則疑猜一萌。姦言益乘之而入矣。然使之按驗者。或非其人。如權萬紀輩。得任其事。必將組織以成其罪。惟帝之明。不以按驗屬之小人。而屬之彥博。彥博固非王魏之倫。然亦當時之良臣也。故能直徵之枉。使帝不以浮言罪賢者。其

益大矣。然徵之枉雖直。而左右之爲讒者。不聞顯正其罪。是亦未爲盡善也。卽此一事而言。太宗之得有一。其失有一。人主可不鑒之哉。

魏徵寢疾。上與太子同至其第。指衡山公主欲以妻其子叔玉。徵薨。上自製碑文。并爲書石。徵嘗薦杜正倫及侯君集有宰相材。及正倫以罪黜。君集謀反。誅上始疑徵阿黨。又有言徵自錄前後諫辭以示起居郎褚遂良者。上愈不悅。乃罷叔玉尚主。而踣所撰碑。臣按太宗之於魏徵。可謂極君臣之契矣。及其薨也。所薦之人。適抵罪誅。帝遂以阿黨疑之。疑

情一生。讒者遽乘之而入。謂其錄諫藁以示史官。有賣已直彰君過之意。雖帝之明。不能不爲之惑。於是停婚。仆碑。而眷寵衰矣。原讒言之所以得入者。由帝心先疑故也。使帝聞讒者之言。召遂良而質之。使誠有邪。遂良固不敢應。若其無邪。遂良亦豈肯厚誣言者之虛實。於是乎不可揜矣。帝乃蓄疑於中。泯默不問。視昔者命溫彥博按驗之時。何其甚異也。使無它日征遼之悔。其尚得爲明主乎。帝末年。征遼不能成功。甚悔之。歎曰。魏徵若在。不使我有此行也。命馳驛

祀微以少牢。復立所製碑。勞賜其妻子。

唐玄宗開元中。宰臣宋璟疾負罪而妄訴不已者。付御史臺推治之。會天旱。有魃。優人作魃戲於上前。問魃何為出。對曰。奉相公處分。又問何故。魃曰。負冤者二百餘人。相公悉以繫獄。故魃不得不出。上心以為然。未幾罷璟相。

臣按讒人之害君子。亦多端矣。璟開元賢相也。持綱紀。抑僥倖。蓋近習小人之所不便。故因天旱而使優伶輩作魃戲以傾之。恢諧笑謔。似出無心。而玄宗信之。遽罷璟相。然則其使之者誰

與。曰。是不可知也。以其時考之。揚思勉以內侍。貴幸。而璟不與交言。姜皎以舊勳寵昵。而璟斥其太盛。王仁皎。后父也。築墳過制。而璟爭之。王仁琛。藩邸故吏也。除官過制。而璟又爭之。是數人者。皆不便於璟者也。優伶之戲。必此輩實為之。帝雖始初清明。已滿意。教坊之樂。開元二年。置教坊。以樂教俗。倡優雜伎。得在左右。至是遂能以術傾賢相。夫近習小人。工於覘上之意。其薦人也。未嘗直薦。游揚之而已矣。其毀人也。未嘗直毀。陰中之而已矣。魏弘簡將引元稹。而誦其詩於宮中。

唐穆宗時弘簡內臣之得幸者。積以此取相位。是不薦之薦也。若優人之魃戲。是又不毀之毀也。機穽之深。計數之巧。孰此為甚。然此不獨近倖為然。我朝宣和中。王黼蔡攸以大臣入侍禁中。每因謔浪中人無不售者。姦讒之技。千古一律。人主其可以無心聽之哉。

德宗使人諭陸贄。

贄時為相。

苗粲父晉卿。往年攝政有不

臣之言。

晉卿。肅代時宰相。肅宗末攝冢宰。粲其子也。

諸子皆與古帝王同

名。今不欲明行斥逐。兄弟宜各降外官。贄奏曰。凡是譖愬之輩。多非信實之言。利於中傷。懼於公辯。或云歲月已久。不可究尋。或云事體有妨。須為隱忍。或云惡跡未露。宜假他事為名。或云但棄其人。何必明言責辱。詞皆近理。意實矯誣。傷善售姦。莫斯為甚。

臣按贄可謂得讒人之情矣。蓋其為言。大抵非實。若人主顯行辨白。則是非曲直有不可揜者。故但陰肆中傷。使人主自加譴怒。則為讒者無罪。而被讒者不得免。自古忠良喑鳴受禍者。此其由也。晉卿在肅代朝。它無可紀。然亦循謹恭順。見稱于時。雖因山陵暫攝冢宰。軍國威權。初非已出。安敢輕出不臣之言。諸子命名與帝王

同殆亦偶然。非必有意。趙堯、李舜。未聞為逆。於當時。王莽、曹操。不假襲名於前代。而讒者以此誣之。可謂寃矣。使無陸贄之辯。庸得免乎。然蔡等雖幸獲全。而德宗之疑終不盡釋。此其所以為闇主也。

我朝仁皇時。宋郊以名儒進用。有讒之者曰。姓符。國號名應。郊天郊不自安。易名曰庠。然仁皇未嘗疑之。而不命之相也。此其所以為聖君。與後之欲墮讒說者。其必以仁皇為法。

唐敬宗初。

敬宗。穆宗子也。

裴度自興元入朝。李逢吉之黨百

計毀之。先是民間謠云。緋衣小兒坦其腹。

非衣。裴字也。俗以腹

肚為

天上有口被驅逐。

俗以口天為吳字。

又長安城中有橫亘

六岡如乾象。度宅偶居第五岡。諫官張權輿上言。度名應。度讖。宅占岡原。不召而來。其旨可見。上雖年少。悉察其誣謗。待度益厚。未幾以度為司空平章事。

臣按緋衣之謠。必時人美其平吳元濟之功。以俚語歌之。亦猶薛仁貴之定天山。而有三箭之謠也。逢吉等乃用以為謗。蓋度自憲宗時。已與逢吉相為水火。憲宗始初清明。銳意討叛。則相

度而黜逢吉。及蔡功既成，志漸驕怠，則相逢吉而黜度。正邪之不並立也久矣。既歷三朝，度之勲德愈茂，而羣邪媚疾甚於仇讐。故因其入朝，中以飛謗，而張權輿者又從而詆之。逢吉權輿，姦險相濟，所謂八關十六字也。而因謠言以傾大臣，卽祖珽之中斛律光者也。高緯不察，殺光而齊以亾。敬宗察之，相度而唐以末亂。吁！來者其尚鑒茲。

以上論儉邪罔上之情

大學衍義卷之二十三

終

大學衍義卷之二十四

宋 學士 真德秀 彙輯

明 史官 陳仁錫 評閱

格物致知之要二

辯人材

儉邪罔上之情

佞幸之臣

齊桓公末，管仲病。公問羣臣誰可相者。管仲曰：知臣莫若君。公曰：易牙何如？對曰：殺子以適君，非人情，不可。曰：開方何如？對曰：倍親以適君，非人情，難近。公曰：豎刁何如？對曰：自宮以適君，官，腐刑也。非人情，難親。管仲

宰相不達于人情而情面身破

死。公用三子。三子專權。公卒。易牙入與豎刁因內寵
 殺羣吏。諸大夫也而立公子無詭。宋伐齊。齊人殺無詭。立
 孝公。孝公卒。公弟潘因開方殺孝公子而立潘。

臣按姦邪小人欲求寵於君。必先有以順適其
 心。使悅而親之。然後可肆其惡。易牙殺子以適
 君。而威公悅之。蓋曰是不私其子。必能忠於我
 也。開方背親以適君。而威公悅之。蓋曰是不私
 其親。必能忠於我也。豎刁自宮以適君。而威公
 悅之。蓋曰是不愛其身。必能忠於我也。而不知
 人之情能愛其所愛。而後能推之。以及其所不

愛。所厚者薄。而無所不薄。有子而殺之。有親而
 背之。有身而自殘之。是於所愛者不之愛。焉能
 愛其君。於所厚者薄。焉能厚其君。其爲此也。特
 以順適君心。而求濟所大欲爾。豈其情也哉。昔
 人有因放麇而知其可以託國者。夫於一麇且
 不忍。其仁可知。是以可託之國也。威公不察三
 子之情。廼欲以爲相。管仲言之。而不聽。遂授以
 柄。卒之殺諸大夫。而立公。所不欲立之子者。易
 牙。豎刁也。殺孝公之子。而立其不當立之弟者。
 開方也。齊國大亂。垂三十年。前日之適君者。乃

所以為賊君之地與

趙孝成王時客有見王曰世有所謂桑雍者雍與癰同桑中

有蠹見則外稷王知之乎王曰未之聞也曰客所謂

桑雍者便僻音僻左右之人及優愛孺子也優謂倡優

所愛孺子此皆能乘王之醉昏而求所欲於王者也

是能得之於內則大臣為枉法於外矣枉猶故日月

暉於外其賊在於內俗謂蟾蜍食月謹備其所憎而禍在於

所愛

臣按是時建信君以色寵於王客所謂便僻左右之人與優愛孺子者蓋指建信而言也桑中

嚴正之語

有蠹則稷稷之形見於外猶人受病於中而癰

發於外也便僻佞幸之徒密近左右熒惑君心

君心蠹於內則言行之疵政事之失彰灼外著

而不可揜矣夫君德清明則私謁不得入惟夫

沉湎於酒心志昏荒則小人乘之以求所欲既

得之於內則大臣屈法以從之於外矣蓋大臣

之不忠不正者類與近習相表裏故也日月之

明而蟾蜍食之喻人君之明而近幸小人能賊

之皆禍伏於中而不知也常人之情於所增惡

則謹為之防於其所愛則忽焉而莫之備不知

禍亂之萌。往往自所忽始。齊威能服勁楚。卒之亂齊者。三孺而非楚也。秦皇能陷彊胡。卒之滅秦者。中車府令高而非胡也。蟾蜍食月。古有是言。而月之食。初不由此。言者特借此以覺悟王心。使知近習託身於王。而能禍王。若蟾蜍託身於月。而能食月也。其爲言也。懇至。其引喻也。深切。爲人君者。觀此。可以悚然矣。

漢哀帝時。郎董賢爲人美麗。自喜。帝召與語。拜爲黃門郎。繇是始幸。出則參乘。入御左右。旬月間。賞賜累鉅萬。貴震朝廷。賢性柔和便辟。善爲媚。以自固。每賜

洗浴。不肯出。常留中視醫藥。詔將作爲起大第。木土之功。窮極技巧。下至僮僕。亦受上賜。及武庫禁兵。上方珍寶。其選物上第。盡在董氏。而乘輿所服。迺其副也。又封賢爲高安侯。後又以爲大司馬衛將軍。時年二十二。雖爲三公。常給事中。領尚書。百官因賢奏事。哀帝崩。太后册免賢。卽日自殺。家屬徙合浦縣。官斥賣董氏財。凡四十三萬萬。

臣按漢世佞倖之臣。雖衆。然其窮寵極貴。未有如董賢者。其所以得此於帝者。柔和便辟。善爲媚。以自固而已。是時山崩地動。日食三朝。丞相

王嘉以爲寵賢之應。白虹奸日。連陰不雨。司隸鮑宣亦以爲寵賢之應。夫人君親一嬖幸之臣。而天爲之示戒如此。可不懼哉。嘉之言曰。宜深覽前世。以節賢寵。全安其命。宣亦曰。誠欲哀賢。宜爲謝過天地。解讐海內。免遣就國。如此父子。可以終其性命。二臣之言。惓惓懇懇。非獨效忠人主。亦欲保全幸臣。而帝溺於寵愛之私。排忠言而不聽。方且擢賢。以至三公。棟橈鼎覆。曾莫之卹。原帝之意。豈非謂其柔和巧媚。非能爲惡。而不知陰忍之資。操權擅事。未有不爲害者。漢

業旣由此大壞。而賢亦不免於誅。蓋親便嬖而遠仁賢。其禍必至此也。人主其亦懋戒之哉。

漢靈帝時。將作畢圭。靈昆苑。司徒楊賜諫。宜思夏禹卑宮之意。以尉下民之勞。帝欲止。以問侍中任芝。樂松對曰。昔文王之囿百里。人以爲小。齊宣五里。人以爲大。今與百姓共之。無害於敢也。帝悅。遂爲之。

臣按楊賜直臣也。引夏禹以諍其君。則靈帝未之信。任芝樂松佞臣也。引文王以諛其君。則信之。蓋苦言難入。而甘言易售故也。夫文王之囿百里。初不經見。而於傳則有之。孟子方欲導齊

王以與民同樂。故其爲說也。芻蕘者往焉。雉兔者往焉。民以爲小。不亦宜乎。至其舉文王之事。以告時君。則曰鰥寡孤獨。謂之窮民。發政施仁。必先四者也。曰耕者九一。仕者世祿。澤梁無禁。罪人不挈也。文王之愛民如此。故囿雖大而民以爲小。此靈帝所問者忠賢。必將曰文王之仁政。陛下能盡行之未邪。如其未也。願姑以愛民爲急。而緩其所以自奉者。若是則有益於帝矣。而芝松二臣。乃妄引古義以悅其君。所謂逢君之惡者也。以帝之昏而濟之以二臣之佞。其卒

至禍敗也宜哉。

北齊侍中和士開有寵於齊主湛。姦諂百端。寵愛日隆。每侍左右。言辭容止。極諸鄙褻。以夜繼晝。無復君臣之禮。前後賞賜。不可勝紀。嘗謂帝曰。自古帝王盡爲灰土。堯舜桀紂。竟復何異。陛下宜及少壯。極意爲樂。一日取快。可敵千年。國事盡付大臣。何慮不辦。無爲自勤約也。帝大悅。以官爵財用。等分委大臣。三四月一視朝。須臾復入。唯翫聲色。朝政日紊。

臣按和士開之佞齊主。卽趙高李斯蠱二世之術也。斯高以此亾秦。而士開亦以此亾齊。古人

以燕安為鳩毒。飲鳩毒者必死。而溺燕安者必
亾。可不戒哉。

唐太宗嘗玩禁中樹。曰。此嘉木也。右衛大將軍宇文
士及從旁美嘆不已。帝正色曰。魏徵嘗勸我遠佞人。
不識佞人為誰。乃今信然。士及謝曰。南衙羣臣面折
廷爭。陛下不得一舉手。今臣幸在左右。不少有將順。
雖貴為天子。亦何聊。帝意解。史臣曰。太宗知士及
之佞。為游言自解。亦不能斥。彼中材之主。求不惑於
佞難哉。

格物而仍
為物所蔽
知未致也
意未深也

臣按范祖禹曰。大禹曰。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

孔子曰。佞人殆。佞人者。止於諛悅順從而已。近
之必至於殆。何也。彼佞人者。不知義之所在。而
惟利之從故也。利在君父。則從君父。利在權臣。
則附權臣。利在敵國。則交敵國。利在戎狄。則親
戎狄。利之所在。則從之。利之所去。則違之。於君
父何有哉。忠臣則不然。從義而不從君。從道而
不從父。使君不陷於非義。父不入於非道。故雖
有不從其命。將以處君父於安也。君有不義。不
從也。而況於權臣乎。父有不義。不從也。而況於
他人乎。古之佞者。其始莫不巧言令色。未必有

悖逆之心。及其患失。則無所不至。終於弑君。亾國者。皆始之諛悅順從者也。臣謂佞臣之害。祖禹盡之。抑士及之言。有深爲人君之鳩毒者。夫盛明之世。忠讜盈朝。言動少差。箴儆隨至。貴爲天子。宜若無聊矣。而每措身於至安至榮之地。昏亂之世。諂諛塞耳。窮侈縱欲。下無敢言。貴爲天子。宜若適意矣。而每措身於至危至難之中。然則人主將何擇焉。如士及者。亾隋之餘孽。何足多責。所可惜者。太宗知其佞而不知去之爾。

以上論儉邪罔上之情三

辯人材

儉邪罔上之情

聚歛之臣

漢武帝時。雒陽賈人子桑弘羊以心計。年十三侍中。後爲治粟都尉。領大農。盡筦天下鹽鐵。弘羊以諸官各自市相與爭利物。故騰踴。而天下賦輸或不償其儻費。乃請置大農部丞數十人。分部主郡國。各往往縣置均輸鹽鐵官。令遠方以其物貴時商賈所轉販者爲賦。而相灌輸。置平準于京師。都受天下委輸。名工官治車諸器。皆仰給大農。大農諸官盡籠天下之貨物。貴卽賣之。賤卽買之。如此。富商無所牟利。則反

卿士之戒
不畜也
其漸也亦
僅免於烹
耳

本而萬物不得騰踊。故抑天下物。名曰平準。天子以爲然。許之。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是歲旱。上令官求雨。卜式言曰。縣官當食租衣稅而已。今弘羊令吏坐市列肆。販物求利。烹弘羊。天乃雨。

臣按弘羊均輸之法。不過陰奪商賈之利。以歸公上。爲天子歛怨於民而已。非能上下兼足也。卜式之言。可謂當其罪矣。而武帝弗之省也。又本朝熙寧間。宰相王安石。又祖弘羊故智。立市易法。亦言善理財者。不加賦而上用足。而司馬光闢之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財貨百物。

止有此數。不在民則在官。譬如雨澤。夏澇則秋旱。不加賦而上用足。不過設法陰奪民利。其害有甚於加賦。此乃桑弘羊欺漢武之言。太史公書之。以見武帝不明耳。嗚呼。司馬光之言。古今之至言也。後世之臣。有以言利媒人主者。其尚以是察之。

唐玄宗開元中。戶部侍郎宇文融。性精敏。應對辯給。以治財賦。得幸於上。始廣置諸使。競爲聚斂。由是百官寢失其職。而上心益侈。百姓皆愁苦之。及融既敗。而楊慎矜得幸。於是韋堅王鉷之徒。競以利進。百司

有事權者稍稍置使以領之。

天寶初。韋堅爲吏以幹敏稱。上使之督江淮租運。堅引漕水抵苑東。望春樓下爲潭。以聚江淮運船。役夫匠通漕渠。發人丘壠。自江淮至京城。民間蕭然愁怨。二年而成。上幸望春樓。觀新潭。堅以新船數百艘。遍榜郡名。陳郡中珍貨於船背。陝尉崔成甫著錦半臂。鈇膊綠衫。而謁之。紅袍首。居前船唱得寶歌。使美婦百人盛飾而和之。連檣數里。堅跪進諸郡輕貨。仍上百牙盤食。上置宴竟日而罷。觀者山積。加堅左散騎常侍。其僚屬吏卒褒賞有差。各其潭曰廣運。

戶部郎中王鉷爲戶口色役使。上在位久。用度日侈。後宮賞賜無節。不欲數於左右。藏取之。鉷探知上肯。歲貢額外錢帛百億萬。貯於內庫。以供宮中宴賜。曰。此皆不出於租庸調。無預經費。上以鉷爲能富國。益厚遇之。鉷務割剝以求媚。中外嗟怨。

度支郎中楊釗。善窺上意。所愛惡而迎之。以聚斂驟遷。歲中領十五餘使。遷給事中兼御史中丞。專判度支。恩幸日隆。八載春二月。引百官觀左藏。賜帛有差。是時州縣殷富。倉庫粟帛。動以千計。楊釗奏請所在出滯積。變輕賫。及徵丁租地稅。皆變布帛輸京師。屢

奏幣藏充羨。古今罕儔。故上率羣臣觀之。賜釧金紫。上以國用豐衍。故視金帛如糞土。賞賜貴寵之家。無有限極。釧後更名國忠事見前

臣按開元聚斂之臣。始之以宇文融。繼之以韋堅。又繼之以王鉷。又終之以楊釧。是四人者。皆以掊尅取媚於上。而結怨於下。所謂國之鬼蜮。而民之蠱賊也。明皇以其奉已之欲。悅而寵之。不知其失民心而蠹國脉也。夫千艘雲集。萬貨山積。可謂一時之盛觀矣。而竭人屋廬。發人丘墓。悲嗟慘感之狀。帝不得而見也。呼號慟哭之

聲。帝不得而聞也。且有田則有租。有身則有庸。有戶則有調。天下之田有常數。則租亦有常數。天下之人有常數。則庸亦有定數。戶調亦然。安得常賦之外。又有百億萬之入。以供上之橫費乎。姦臣敢於欺罔。而帝不之察。徒見府庫充羨。而侈欲日滋。賜後宮賜外戚者。無復限極。不思一錢寸縷。皆百姓之脂膏血肉也。何忍以糞土視之乎。異時邊將騁兵。府庫之藏。悉為賊有。而王鉷、楊釧之徒。亦皆身被極刑。家無噍類。然後知貨悖而入者。必悖而出。聚斂之臣。其罪甚於

盜臣也。吁可戒哉。

唐德宗貞元八年。以司農少卿裴延齡判度支。明年奏檢責諸州欠負錢八百餘萬緡。呈樣物三十餘萬緡。請別置庫以掌之。欠負皆貧人無可償。呈樣染練皆左藏正物。延齡徙置別庫。虛張名數以惑上。上信之。以為能富國而寵之。於實無所增。虛費吏人簿書而已。又明年奏左藏庫物多有失落。近因簡閱使置簿書。乃於糞土之中得銀十三萬兩。其段疋雜貨百萬有餘。此皆已棄之物。即是羨餘。悉應移入雜庫。以供別敕支用。太府少卿韋少華不伏。抗奏稱此皆每

此說何為不行

月申奏見在之物。請加推驗。上不許。延齡每奏對。恣為詭譎。皆眾所不敢言。亦未嘗聞者。延齡處之不疑。上亦頗知其誕妄。徒以其好詆毀人。冀聞外事故親厚之。宰臣陸贄上書極陳其姦詐。其畧曰。延齡以聚斂為長策。以詭妄為嘉謀。以掊克斂怨為匪躬。以靖謐服讒為盡節。迹其姦蠹。日長月滋。陛下姑欲保持。曾無諮問。延齡謂能蔽惑。不復懼思。移東就西。便為課績。取此適彼。遂號羨餘。愚弄朝廷。有同兒戲。又曰。昔趙高指鹿為馬。臣謂鹿之與馬。物類猶同。豈若延齡掩有為無。指無為有。書奏上不悅。待延齡益厚。未

幾罷贄相。又貶爲忠州別駕。其後延齡卒。中外相賀。上獨悼惜之。

臣按德宗始用盧杞趙贄之徒。創間架陌錢之法。以此致亂。幾於亾國。幸而克復。又惑於延齡之姦。信而用之。迹其欺罔之言。初不難察。以不可索之錢爲可索。以見在之錢爲羨餘。使帝命近臣之公清者。審而覈之。則欺罔立敗矣。左藏雖富。安得有十三萬兩之銀。百萬餘之雜貨。委棄於糞土中。至是始出乎。使帝亦命近臣之公清者。審而覈之。則欺罔又敗矣。况是時以職守

相關。而證其妄者有人。以宰相而劾其姦者有人。帝皆不之省也。蓋姦人之術。有以蠱蕩其心。而塗其耳目如此。亦可哀矣。以延齡之姦。而帝寵之。至其死也。猶復悼惜。以陸贄之忠。而帝斥之。至于歿身不復收召。范祖禹謂德宗之性。與小人合。與君子殊。豈不然哉。

以上論儉邪罔上之情

大學衍義卷之二十四

終

儉邪罔上之情

三

大學衍義卷之二十五

宋 學士 真德秀 彙輯

明 史官 陳仁錫 評閱

格物致知之要三

審治體

德刑先後之分

辭典象以典刑也。象如周禮治象刑象之象。典常也。流宥

五刑也。宥寬也。鞭作官刑。以鞭為治官事之刑。朴作教刑。朴夏楚也。不勤道業

放太濫有則朴。金作贖刑。金黃金。誤而入罪。青災肆赦。怙終賊刑。當緩赦之。怙姦自終。當刑殺之。欽哉欽哉。惟刑之恤。

當緩赦之。怙姦自終。當刑殺之。欽哉欽哉。惟刑之恤。

竄而歎後世刑網之密。嗚呼。此真所謂異世同心者歟。

帝曰棄名臣黎民阻飢也阻厄汝后稷名農官播時百穀播布

也。帝曰契名臣百姓不親五品不遜五品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五者

之倫也。汝作司徒掌教官名敬敷五教在寬敬者敬其事也五教父子

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寬謂從容不迫也。帝曰皋陶蠻夷猾

夏猾亂也寇賊姦宄劫人曰寇殺人曰賊在外曰姦在內曰宄汝作士士

官。五刑有服服謂服其罪五服三就孔安國謂大罪于原野大夫于朝士于市

此其槩耳。若宮辟則下蠶室餘刑亦有就屏處者不皆朝市也五流有宅宅居也五宅

三居大罪四裔次九州之外次千里之外惟明克允克能也允信也用

察然後能使

臣按舜之命官也。先播穀。次敷教。而後及于刑。

蓋有以養其民之身。又有以善其民之心。不獲

已。乃置刑焉。而刑之所施。又必察其情。當其罪

是亦前章惟刑之恤之意也。欽恤者。聖人用刑

之心。明允者。聖人用刑之法。

帝曰。皋陶。惟茲。臣庶。罔或。于于。正干犯也。汝作士。明于

五刑。以勑五教勑輔也。期于。予治。刑期于。無刑。民協于

中協合也。時乃功。懋哉。臯陶。曰。帝德。罔愆愆過也。臨下

以簡。御衆。以寬。罰弗及嗣。賞延于世。宥過。無大刑。故

無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茲用不犯于有司。帝曰。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惟乃之休。

臣按帝舜以民協于中。爲臯陶之功。臯陶以民之不犯爲帝舜之德。君臣之間。豈虛相稱美哉。舜之制刑也。特以輔教化之所不及。而其用刑也。本期至于無刑。臯陶爲士師之官。能體舜此心。明其刑以示人。使爲臣庶者。無復干上之政。而民亦遷善遠罪。以協于中。刑之設。至是真無所用矣。此舜所以美之也。臯陶則謂此皆帝之

德。而非臣之功。蓋其臨下則簡而不煩。御衆則寬而不迫。父罪不及其子。惡惡之短也。賞其身又延于世。善善之長也。過誤所犯。雖大必宥。不忌故犯。雖小必刑。卽前所謂胥災肆赦。怙終賊刑也。罪之疑則從輕。功之疑則從重。忠厚之至也。有罪而殺國之常典。然有可以殺。可以無殺者。與其殺之而濫。及無辜。寧姑宥之。而有虧常典。聖人之心。惟恐殺一不辜。以傷吾天地之仁。此所謂好生之德也。惟帝好生之德。洽于民心。故其民亦自愛其生。無復犯有司之法者。詳味

洽之一辭。則其漸涵漸漬。入人之深。豈一朝一夕之力哉。舜之德。雖覆載無以加。而臯陶但以罔愆言之。蓋必如是。僅可謂之無過爾。然則德未至于舜者。其可自滿乎。臯陶既誦帝之德。帝復稱臯陶之美。蓋其褒贊之中。未嘗無勉勵之意。此所以為舜之君臣也。

子曰。道之以政。導也。即齊之以刑。齊一也。民免而無耻。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耻且格。格。至也。

臣按政刑所以禁民之身。故雖免于罪。而無所媿耻。德禮所以善民之心。故有媿耻而且至于

善

季康子問政于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對曰。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欲猶好也。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

臣按民性本善。為政者以善迪之。未有不趨于善者。何以殺為君子。小人以位而言。君子之德如風之動物。小人之德如艸之從風。未有風行而艸不揜者。未有上好善而民不善者。

漢文帝時賈誼上疏曰。凡人之智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夫禮者禁于將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後。

是故法之所用易見而禮之所爲者難知也。若夫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先王執此之政，堅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時。據此之公，無私如天地耳。豈顧不用哉？然而曰禮云禮云者，貴絕惡于未萌而起教于徵眇，使民日遷善遠罪而不自知也。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毋訟乎。爲人主者，莫如先審取舍，取舍之極定于內，而安危之萌應于外矣。安者非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日而危也。皆以積漸然，不可不察也。人主之所積，在其取舍。以禮義治之者，積禮義以刑罰治之者，積刑罰。刑罰積而民怨背，禮義積而民

和親。故世主欲民之善同，而所以使民善者或異。或道之以德教，或毆之以法令。道之以德教者，德教洽而民氣樂；毆之以法令者，法令極而民風哀。哀樂之感，禍福之應也。秦王之欲尊宗廟而安子孫，與湯武同。然而武廣大其德行，六七百歲而弗失；秦王治天下十餘歲則大敗，此亡他故矣。湯武之定，取舍審而秦王之定，取舍不審矣。夫天下大器也，今人之置器，置諸安處則安，置諸危處則危。天下之情與器亡以異，在天子之所置之。湯武置天下于仁義禮樂，而德澤洽，禽獸草木廣裕，德被蠻貊四夷，累子孫數十世。

大學衍義 卷三十五
此天下所共聞也。秦王置天下於法令刑罰，德澤亡一有，而怨毒盈于世，下憎惡之如仇讐。既幾及身，子孫誅絕。此天下之所共見也。是非甚明，效大驗邪。人之言曰：聽言之道，必以其事觀之。則言者莫敢妄言。今或言禮誼之不如法令，教化之不如刑罰，人主胡不引殷周秦事以觀之也。

臣按商之刑制，不見于經。獨觀伊尹之稱湯曰：代虐以寬，民其允懷。則漢史所謂用刑罰以督姦，慘肌膚以懲惡者，必非商家之政也。學者惟當信經而已。若周之刑制，則具見于周官。大司

徒以八刑糾民在三物，教民之後，而其所糾者，不孝、不睦、不婣、不弟、不任、不恤、造言、亂民而已。是其刑祇以爲教也。大司寇掌邦之三典，曰：刑新國用輕典，曰：刑平國用中典，惟亂國乃用重典焉。平者其常，而重者其不獲已也。小司寇以八辟麗邦法，親有議，故有議；賢能功勤，若貴若賔，莫不有議，未嘗例施之法也。司刺掌三宥、三赦之法，不識者宥，過失者宥，遺忘者宥，幼弱者赦，老耄者赦，蠢愚者亦赦，未嘗槩加之罪也。其仁愛忠厚之至，上配有虞成康之世，刑措不

用幾四十載。此所謂置天下于仁義者也。秦自
 半公用商鞅行新法。步過六尺者。有罰。棄灰于
 道者。有刑。臨渭論囚。水爲之赤。始皇既并滅六
 國。自以水德之治。剛毅戾深。事皆決于法。刻削
 無仁恩和義。于是急法久者不赦。又用李斯之
 言。敢偶語詩書。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專任獄吏
 得親幸用事。凡誦法孔子者。皆重法繩之。至二
 世。用趙高謀行誅大臣及諸宗室。以罪過連逮
 近官宿衛無得免者。而六公子戮死于社。又用
 李斯謀行督責之術。凡殺人多者。爲良吏。此所

謂置天下于刑法者也。而周之享國八百餘年。
 秦之亡也。纔及二世。誼之所謂明效大驗者。豈
 虛言哉。漢文本是寬仁之君。而又施行賈誼之
 策。專務以德化民。斷獄四百幾致刑錯。其後王
 氏移國。而天下謳吟思漢。光武因之。克復舊物。
 歷年之久。亞于商周。後世未有能及者。誼之言
 又益信矣。後世人主可不堅歟。

武帝建元初。董仲舒對策曰。臣謹按春秋之文。求王
 道之端。得之于正。正次王。王次春。春者天之所爲也。
 正者王之所爲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爲。而下以正

以諷諫則
忠以解陰
陽未當

其所爲正王道之端云爾。然則王者欲有所爲，宜求其端于天。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爲德，陰爲刑。刑主殺而德主生。是故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長養爲事，陰常居大冬而積于空虛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天使陽出布施于上而主歲功，使陰入伏于下而時出佐陽。陽不得陰之助亦不能獨成歲。終陽以成歲爲名，此天意也。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猶陰之不可任以成歲也。爲政而任刑，不順于天，故先王莫之肯爲也。今廢先王德教之官而獨任執法之吏治民，毋乃任刑之意與？孔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虐政用于下而欲德教之被四海，故難成也。

臣按仲舒以春秋之學推明王者任德不任刑之意，可謂善矣。然陽以生萬物，陰以成萬物，其功一也。陰雖伏於大冬，乃所以爲造化之本。蓋非正無以爲元，不闔無以爲闢，伏藏于冬而後能發育于春。然則以陰居冬爲積于空虛不用之地，殆未然也。然方武帝卽位之初，英武明斷，仲舒逆慮其有任刑之失，故舉天道明王道以啓其好生惡殺之心。則仲舒之言，真武帝之箴。

砭也。其後張湯趙禹之徒進。而見知故縱之法。行。卒以任刑流毒海內。仲舒其知言哉。

宣帝時。路溫舒上書曰。臣聞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秦之時。羞文學。好武勇。賤仁義之士。貴治獄之吏。正言者謂之誹謗。過者謂之妖言。故盛服先生不用于世。忠良切言皆鬱于胸。譽諛之聲日滿于耳。虛美熏心。實禍蔽塞。此乃秦之所以亡天下也。方今天下賴陛下恩厚。亡金革之危。飢寒之患。然太平未洽者。獄亂之也。夫獄者。天下之大命也。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屬。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

經。今治獄吏則不然。上下相毆。以刻為名。深者獲名。平者多後患。故治獄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是以死人之血流離于市。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之計。歲以萬數。太平之未洽。凡以此也。夫人情安則樂生。痛則思死。捶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勝痛。則節辭以視之。吏治者利其然。則指道以明之。上奏畏卻。則鍛鍊而周内之。蓋奏當之成。雖咎繇聽之。猶以為死有餘辜。何則。成鍊者眾。文致之罪明也。故俗語云。畫地為獄。議不入。刻木為吏。期不對。此皆疾吏悲痛之辭也。故天下之患莫深

建官之意
甚古而擇
人亦精

于獄敗法亂正。離親塞道。莫甚乎治獄之吏。此所謂
一尚存者也。上深愍焉。廼下詔曰。聞者吏用法。巧文
寢深。是朕之不德也。夫決獄不當。使有罪與邪。不辜
蒙戮。父子悲恨。朕甚傷之。今遣廷史與郡鞠獄。任輕
祿薄。其為置廷平。秩六百石。員四人。其務平之。以稱
朕意。于是選于定國為廷尉。求明察寬恕。黃霸等為
廷平。季秋後請讞。時上常幸宣室齋居而決事。宣室殿名。
在前殿之側。獄刑號為平矣。
齋則居之。

臣按溫舒之論雖專為獄吏發。其實則譏當時
之君。故始言秦之時貴治獄之吏。非自貴。由上
貴之也。次言上下相毆。以刻為明。則下之為此
者。上實驅之也。又次言自安之道在于人死。則
可見當時之吏能殺人者。上之所欲故安。否則
違上之所欲故危。蓋孝宣雖賢明之君。而實好
刑名之學。故其意指所形。至于如此。上之所好
其可不謹邪。捶楚之下。何求不得。至刻木為吏。
期于不對。此十餘言者。其于胥吏慘刻之情。獄
犴冤枉之狀。可謂盡之矣。畫地為獄。猶不可入。
况真獄乎。刻木為吏。猶不可對。况真吏乎。溫舒
之言。至深悲痛。于是宣帝為之感悟。置官以平

之躬親以決之亦可謂善聽忠言者然其為治終以霸王之道雜故刑餘周召法律詩書卒不免于世所譏而史臣書之曰獄刑號為平矣號之一辭名然而實否之謂也人主所好可不謹諸

在廷不言而盜賊言之然終聽之口可鄙

隋文帝以盜賊繁多命盜一錢以上皆棄市或三人共盜一瓜事發即死于是行旅皆晏起早宿天下懍懍有數人劫執事而謂之曰吾豈求財者邪但為在人來耳而為我奏至尊自古以來體國立法未有盜一錢而死也而不為我以聞吾再來而屬無類矣帝

聞之為停此法

臣按隋文帝制刑以戢盜非不嚴也而盜卒不能戢法終不可行至唐太宗輕徭薄賦開斯民衣食之門數年之間外戶不閉道不拾遺其失其得可以鑑矣

帝嘗乘怒以六月杖殺人大理少卿趙綽固爭曰季夏之月天地成長庶類不可以此時誅殺帝曰六月雖云生長此時必有雷霆我則天而行有何不可遂殺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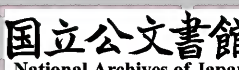
臣按隋文帝謂六月必有雷霆不知雷霆雖威初

非為殺物設也。易稱鼓萬物者莫疾于雷，其與日之烜，雨之潤，風之散，同于生物而已。世人惡戾之氣，適與之會，而震死者有之，非雷霆求以擊之也。隋文徒欲以辨口折人，而文其暴怒之私，不知昧于天道亦已甚矣。及唐貞觀改定律令，自春及秋，禁行死刑，然後得古者刑以秋冬之意，惟其有仁暴之異，所以為治亂之分歟。

唐太宗嘗覽明堂針灸圖，見人之五藏皆近背，針灸失所，則其害致死，歎曰：夫箠者，五刑之輕，死者，人之所重，安得犯至輕之刑，而或至死，遂詔罪人毋得鞭背。

臣按隋煬之用刑，或先截其舌，太宗之用刑，至不忍笞其背。此煬之惡，所以浮于桀紂，而太宗除亂之功，所以庶幾于湯武與。

河內人李好德坐妖言下獄，大理丞張蘊古以為好德病狂，瞽法不當坐。治書侍御史權萬紀劾蘊古奏：「不以實。」太宗怒，遽斬蘊古。既而大悔，因詔死刑雖令即決，皆二覆奏，久之謂群臣曰：「死者不可更生，決囚雖二覆奏，而頃刻之間，何暇思慮。自今宜二日五覆奏，決日尚食勿進，酒肉教坊太常輟教習，諸州死罪。」



大學後事 卷三十三
三覆奏其日亦蔬食務合禮撤樂減膳之意太宗以
英武定天下然其天姿仁恕初卽位有勸以威刑肅
天下者魏徵以爲不可因爲上言王政本于仁恩所
以愛民厚俗之意太宗欣然納之遂以寬仁治天下
而于刑法尤慎四年天下斷死罪二十九人六年親
錄囚徒閱死罪者三百九十人縱之還家期以明年
秋卽刑及期囚皆詣朝堂無後者太宗嘉其誠信悉
原之

臣按唐繼隋者也隋文任法之峻如彼而太宗
用刑之寬如此隋文再傳而失天下唐之享國

幾三百年天子仁暴之私亦甚明矣賈誼以周
秦並言臣今亦以隋唐併論足爲方來之鑑乎
憲宗英果明斷自卽位數誅方鎮欲治僭叛一法度
然于用刑喜寬仁是時李吉甫李絳爲相吉甫言治
天下必任賞罰陛下頻降赦令蠲逋負賑飢民恩德
至矣然典刑未舉中外有懈怠心絳曰今天下雖未
大治亦未甚亂乃古平國用輕典之時自古欲治之
君必先德化暴亂之世專任刑法吉甫之言過矣憲
宗以爲然司空于頔亦諷帝用刑以收威柄帝謂宰
相曰頔懷姦謀欲朕失人心也

臣按憲宗能從李絳之言。亦猶太宗能納魏徵之說也。是以元和之治。庶幾貞觀。茲邪小人用意刻薄。每每以嚴刑峻法。導人主斯高之于二世是也。憲宗察于頤之姦。其欲使以失人心。其可謂明也矣。

以上論德刑先後之分

大學衍義卷之二十五 終

大學衍義卷之二十六

宋 學士 真德秀 彙輯

明 史官 陳仁錫 評閱

格物致知之要三

審治體

義利重輕之別

孟子見梁惠王。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萬乘之國。弑其君者。

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爲不多矣。苟爲後義而先利。不奪不饜。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

臣按。孟子初見惠王。惠王首以利國爲問。蓋自春秋至于戰國。先王之道不明。人心陷溺。惟知有利而已。孟子將以攻其邪心。故直告之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仁者。本心之全德。義者。當然之正理。爲國者當躬行仁義於上。而不可以利爲心。若王欲自利其國。則大夫亦欲

利其家。士庶人亦欲利其身。上下爭相求利。國安得不危。蓋以仁義爲本。是導民於理也。以利爲尚。是導民於欲也。理明則尊卑上下之分定。不然。則凡有血氣者。皆思自足其欲。非盡攘上之所有不己也。於是篡弑之事興。其害有不勝計者。吁。可畏哉。夫仁不遺親。義不後君。非強之使然也。仁主於愛。愛莫大於愛親。義者宜也。宜莫先於尊君。舉世之人。皆由仁義。則無不愛其親。尊其君。三代盛時。所以長治久安。而無後患也。爲國者。舍是其將焉求。故重言之曰。王何必

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大學末章論天下之平。曰國以義爲利而不以利爲利。推言求利之弊。至於菑害並至。雖有善者亦未如之何。前聖後賢所以回利欲之瀾而杜爭奪之隙者。如出一口。爲國者其審圖之。

宋脛將之楚。孟子遇於石丘。曰先生將何之。曰吾聞秦楚構兵。我將見楚王。說而罷之。楚王不說。我將見秦王。說而罷之。二王我將有所遇焉。曰軻也。請無問其詳。願聞其指。說之將何如。曰吾將言其不利也。曰先王之志則大矣。先生之號則不可。先生以利說秦

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利。以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利也。爲人臣者。懷利以事其君。爲人子者。懷利以事其父。爲人弟者。懷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懷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先生以仁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仁義。以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仁義也。爲人臣者。懷仁義以事其君。爲人子者。懷仁義以事其父。爲人弟者。懷仁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懷仁義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何必曰利。

臣按戰國交兵之禍烈矣。宋、**恠**一言而罷之。豈非生民之福。而仁人之所甚願者哉。顧利端一開。君臣父子兄弟將惟利是趨。**春秋**弑君三十。六。大抵皆見利而動。其禍又有甚於交兵者。是以聖賢不得不嚴其防也。

荀子義與利者。人之所兩有也。雖**堯舜**不能去民之欲利。然而能使其欲利不克其好義也。也。克勝也。雖**桀紂**亦不能去民之好義。然而能使其好義不勝其欲利也。故義勝利者為治世。利克義者為亂世。上重義則義克利。上重利則利克義。故天子不言多少。諸侯不

言利害。大夫不言得喪。士不通財貨。有國之君不息牛羊。錯質之臣不息雞豚。冢卿不修幣。冢。長也。大夫不為場園。從士以上皆羞利。而不與民爭業。樂分施而恥積藏。

荀卿未知性此是確證

臣按**荀卿**之論美矣。然謂義之與利。人所兩有。則是未知人之本性也。性之所有。惟義而已。自其物我角立。然後利心生焉。又謂**堯舜**不能去民之欲利。**桀紂**不能去民之欲義。夫**桀紂**不能去民之義心者。以其秉彝之善。雖暴君不能奪也。若曰**堯舜**不能去民之利心。則所謂黎民於

變者。果何事耶。聖人之化所以與天地同流者。正以使民遷善遠罪而不知也。若民有利心而不能去。則非所謂遷善而不知矣。夫利者人心之蠱賊。不可有也。聖賢之教學者。必使盡去此心。而後可與爲善。其化民必使盡革此心。而後可與爲治。曾謂堯舜之民。而猶有利心邪。卿以人性爲惡。故其論若此。臣不得以不辯。

漢昭帝。始元中。詔有司問郡國所舉賢良文學民所疾苦。文學對曰。竊聞治人之道。防淫佚之原。廣道德之端。抑末利而開仁義。毋示以利。然後教化可興而

風俗可移也。今郡國有鹽鐵酒權。均輸與民爭利。散敦厚之樸。成貪鄙之化。是以百姓就本者寡。趨末者衆。願悉罷之。御史大夫桑弘羊難以爲此。國家大業。所以制四夷安邊足用之本。罷之不便。文學曰。有國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故天子不言多少。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喪。蓄仁義以豐之。廣德行以懷之。是以近者親附而遠者悅服。仁政無敵於天下。惡用費哉。又曰。國有沃野之饒。而民不足於食者。工商盛而本業荒也。有山海之貨。而民不足於財者。不務民用而淫巧衆也。高帝禁商不得仕

官所以遏貪鄙之俗也。排困市井，防閑利門，而民猶為非。况上之得利乎。傳曰：諸侯好利，則大夫鄙，大夫鄙則庶人盜，是開利孔為民罪梯也。又曰：民人藏于家，諸侯藏於國，天子藏於海內。又曰：文帝之時，無鹽鐵之利而民富，今有之而百姓困，且利非從天來，不由地出，一取之民，李梅多實者，來年為之衰，新穀熟者，舊穀為之虧，自天地不能以兩贏，而況於人事乎。故利於此，必耗於彼。商君峭法長利，秦人不聊生，相與哭孝公。秦曰：以危。又曰：古者制地足以養民，民足以承其上。千乘之國，百里之地，公侯伯子男各克其

求，贍其欲。秦兼萬國之地，有四海之富，而意不贍，非字小而用菲，欲多而下不堪其求也。語曰：庖有腐肉，國有飢民，廐有肥馬，路有餒人。今狗馬之養，蟲獸之食，無用之官，不急之作，無功而衣食縣官者眾，是以上不足而下困乏也。今不減其本，而與百姓爭薦草，與商賈爭市利，非所以明主德而相國家也。丞相車秋曰：先王之道，軼久而難復，賢良文學之言，深遠而難行，非當世所及，遂罷議。

臣按漢武之世，內興奢侈，外事四夷，於是聚斂之臣，用鹽鐵均輸酒權之法行，言利者析秋豪

而民不堪命矣。昭帝初立，霍光為政，詔賢良文學之士問民所疾苦，而對者首以抑末利興仁義為言，而沮於弘羊，扼於千秋，正論竟未獲伸，僅能罷酒權一事而已。然賢良文學之徒，分別義利，其有可為後世法者，故剗其畧著于篇云。

唐太宗時，治書侍御史權萬紀上書，宣饒二州銀大發采之，歲可得數百萬緡。上曰：朕貴為天子，所乏者非財也，但恨無嘉言可以利民耳。與其多得數百萬緡，何如得一賢才。卿未嘗進一賢，退一不肖，而專言稅銀之利。昔堯舜抵璧於山，投珠於谷，漢之桓靈，乃

聚錢為私藏，卿欲以桓靈待我耶。是日黜萬紀，使還家。

臣按太宗可謂賤貨而貴德矣。其曰得數百萬緡，不如得一賢才，此古今之名言也。有天下者，宜深體之。

德宗在奉天，於行宮廡下貯諸道貢獻之物，榜曰瓊

林大盈庫。陸贄上疏諫。

贄為翰林學士

曰：作法於涼，其弊猶

貪。作法於貪，弊將安救。示人以義，其患猶私。示人以私，患必難弭。故聖人之立教也，賤貨而尊讓，遠利而尚廉。天子不問有無，諸侯不言多少，懼賄之生人心。

而開禍端。傷風教而亂邦家也。是以務鳩歛而厚帑。積之積者。匹夫之富也。務散惠而收兆庶之心者。天子之富也。何必降至尊而代有司之守。辱萬乘以效匹夫之藏。今之瓊林大盈。古無其制。傳諸耆舊。創自開元。貴臣貪權。飾巧求媚。乃言郡邑貢賦。盍各區分。賦稅委之有司。以給經用。貢獻歸之天子。以奉私求。玄宗悅之。新是二庫。蕩心侈欲。萌抵於茲。迨乎失邦。終以餌寇。記曰。貨悖而入者。必悖而出。豈其明效歟。今天衢尚梗。師旅方殷。而諸道貢珍。遽私別庫。竊揣軍情。或生缺望。夫國家作事。以公共爲心者。人必樂

而從之。以私奉爲心者。人必拂而叛之。爲人上者。當澆濯其心。奉三無私。以壹有衆。人或不率。於是用刑。然則宣其利而禁其私。天子所恃以理天下之具也。捨此不務。而壅利行私。欲人無貪。不可得也。今茲二庫。珍幣所歸。不領度支。是行私也。不給經費。非宣利也。物情離怨。不亦宜乎。陛下誠能近想重圍之殷憂。追戒平居之專欲。器用取給。不在過豐。衣食所安。必以分下。凡在二庫。貨賂盡令出賜。有功坦然布懷。與衆同欲。是後納貢。必歸有司。如此則亂必靖。賊必平。是乃散小儲而成大儲。損小寶而固大寶也。

臣按德宗專利自私非王者至公之體故陸贄爭焉今剗其略以為世戒

以上論義利重輕之別

大學衍義卷之二十六

大學衍義卷之二十七

宋 學士 真德秀 彙輯

明 史官 陳仁錫 評閱

格物致知之要四

察民情

生靈響背之由

泰誓周武王伐紂作此以誓衆士 古人有言曰無我則后后君也 虐

我則讎獨夫受洪惟作威乃汝世讎

臣按武王舉古人之言以明民之常情如此也若君民之分豈以虐我而遂讎之哉然君民之

分不可恃。而民之常情不可不察。

康誥

武王封康叔于衛。作此書告戒之。

曰。天畏棗忱。

棗。輔也。忱。誠也。

民情大

可見。小人難保。往盡乃心。無康好逸豫。乃其乂民。我

聞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惠不惠。懋不懋。

懋。勉也。

臣按。此成王勉康叔之辭。康叔就封。有君人之責。故告之曰。天命不常。雖甚可畏。然誠則輔之。民情好惡。大略可見。而小民至為難保。然則小民曷為難保。邪。曰。萬事之得。或以一惠之失。而召怨。萬人之悅。或以一夫之怨。而生亂。此其所以難保也。然康叔往治其國。豈有它哉。盡汝之

心。無自安而好逸豫。乃其所以乂民也。昔之人。或以小失。而致怨者。故不在大。亦或以大過。而致怨者。故不在小。怨之來也。非一端。其弭怨也。無它術。惟順所不必順。勉所不必勉。於人情所忽者。一不敢忽焉。庶幾其無怨乎。始以天與民並言。而終獨歸之民者。民心即天心也。能保小民。則能保天命矣。

春秋傳。穀梁氏曰。財盡則怨。力盡則懟。

臣按。此亦言民之常情。故聖賢之君。輕賦歛。而不盡其財。省徭役。而不盡其力。

若非樂民
之樂必不
能樂以天
下

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王曰：賢者亦有此樂乎？孟子對曰：有人不得，則非其上矣。不得而非其上者，非也。為民上而不與民同樂者，亦非也。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臣按：為民上者，知有宮室之樂，為民者亦欲有居處之安，因已之樂而圖民之憂，是之謂與民同樂。因民之憂而不敢恣已之樂，是之謂與民同憂。君之憂樂與民同，而民不與君同其憂樂者，鮮矣。故為人君者，不以已之樂為樂，而以天下之樂為樂，不以已之憂為憂，而以天下之憂為憂。如此而天下不歸者，未之有也。

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毀諸已乎？孟子對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王曰：王政可得聞乎？對曰：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罪人不孥，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詩云：哿矣富人，哀此殍獨。王曰：善哉言乎。曰：王如善之，則何為不行？王曰：寡人有疾，寡人

大
學
衍
義
卷
三
七
格
物
致
知
之
要
四

好貨對曰昔者公劉好貨詩云乃積乃倉乃裹餼糧于橐于囊思戢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啓行故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也然後可以爰方啓行王如好貨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對曰昔者大王好色愛厥妃詩云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女大王聿來胥宇當是時也內無怨女外無曠夫王如好色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

臣按此亦前章之意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於鰥寡孤獨孟子以為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

者故文王先焉以臣攷之不虐無告不廢困窮自堯舜已然矣文王治岐之心即堯舜治天下之心也宣王知善孟子之言而自謂不能行者以有好貨好色之累而孟子則以公劉大王之事為言以為人君豈能不專儲峙之富惟能推此心使民亦有餼糧之積可也人君豈能無妃匹之奉惟能推此心使民亦有配偶之安可也夫公劉非好貨也不過居則有積倉行則有裹糧爾而當時之民居者行者亦皆有以自養而無饑餒之虞可見其與民同欲也大王非好色

也。不過同姜女以來胥宇爾。而當時宮中無怨女。民間無曠夫。可見其與民同欲也。公劉太王與民同欲如此。王業安得而不興。後世人主。私四海之富。鉅橋洛口。儲粟山積。而民無宿昔之糧。侈六宮之奉。燕姬趙女。充盈館籩。而民多鰥孤之歎。其專欲病民如此。禍變安得而不作。惟仁聖之君。享玉食而憂民之不飽。於藜藿對嬪御。而念民之不足於室家。推此之心。行此之政。其庶幾乎。

漢文帝時。晁錯以賢良對策。曰。三王臣主俱賢。故合謀相輔。計安天下。莫不本於人情。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而不傷也。人情莫不欲富。三王厚而不困也。人情莫不欲安。三王扶而不危也。人情莫不欲逸。三王節其力而不盡也。其爲法令也。合於人情而後行之。其動衆使民也。本於人事然後爲之。取人以已。內恕及人情之所惡。不以彊人。情之所欲。不以禁人。是以天下樂其政。歸其德。望之若父母。從之若流水。

臣按漢初去古未遠。先秦舊聞。猶有存者。斯言者。非錯之言。先民之遺言也。夫人情之所欲。順之則安。擾之則危。故虞廷君臣相戒。必曰罔咈。

大學後義 卷二十一
百姓以從已之欲。錯之論大抵本此。而其敷陳尤詳且盡焉。然總其要歸。不過數端。曰不窮兵。不黷武。所以全其生也。不急征。不橫斂。所以厚其財也。不為苛擾之政。所以安其居也。不興長久之役。所以養其力也。本之以仁。行之以恕。三王之所謂本人情者如是而已。考觀漢文之治。雖未盡合古。而寬仁安靜。蓋庶幾焉。豈錯之對有以發之邪。武帝一切反之。幾至危亂。臣故於

錯有取云。

唐德宗在奉天。

朱泚反。上幸奉天。

陸贄上疏。謂當今急務在

於審察羣情。羣情之所甚欲者。陛下先行之。羣情之所深惡者。陛下先去之。欲惡與天下同。而天下不歸者。未之有也。又曰。當違欲以行已所難。布誠以除人所病。竊聞輿議。頗究羣情。四方則患於中外意乖。百辟又患於君臣道隔。郡國之志不達於朝廷。朝廷之誠不升於軒陛。上澤闕於下布。下情壅於上聞。實事不必知。知事不必實。上下否隔。真偽雜糅。聚怨囂囂。騰謗籍籍。欲無疑阻。其可得乎。臣謂宜因文武羣臣入參之日。陛下特加延接。親與叙言。備論禍亂之由。明示咎悔之意。各使極言得失。仍令一一面陳。軍務

大學後義 卷二十一
之餘。到卽引對。匹夫片言採錄不遺。乃是總天下之
智以助聰明。順天下之心以施教令。則君臣同志。何
有不從。遠邇歸心。孰與爲亂。疏奏。上無施行。贄又言
曰。立國之要。在乎得衆。得衆之要。在乎見情。故仲尼
謂人情。聖王之田。言理道所由生也。時之否泰。事之
損益。萬化所繫。必因人情。上下交而泰。不交而否。自
損者人益。自益者人損。情之得失。豈容易哉。故喻君
爲舟。喻人爲水。水能載舟。舟卽君道。人卽
人情。舟順水之道。乃浮。違則沒。君得人之情。乃固。失
則危。是以聖人之居人上也。必以其心從天下之心。
而不敢以天下人從其欲。德宗不能從。

臣按德宗專已欲而拂天下之情。是以致建中
之亂。陸贄懇懇言之。猶弗見聽。唐治自是日衰。
不明之君。可與言哉。

以上論生靈嚮背之由

察民情

田里戚休之實

詩采薇。遣戍役也。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獫狁之難。以天子之命。命將帥。天子。紂也。遣戍役以守衛中國。故歌采薇以遣之。其首章曰。采薇采薇薇亦作止。

作生也曰歸曰歸。歲亦莫止。莫音暮靡室靡家。靡無也玁狁

之故。不遑啓居。玁狁之故。其次章曰。采薇采薇薇亦

柔止。薇始生而柔曰歸曰歸。心亦憂止。憂心烈烈。載饑載

渴。我戍未定。靡使歸聘。三章曰。采薇采薇薇亦剛止。

曰歸曰歸。歲亦陽止。十月王事靡盬。不遑啓處。憂心孔

疚。我行不來。其末章曰。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

思。雨雪霏霏。行道遲遲。載渴載饑。我心傷悲。莫知我

哀。

臣按此商之末造。紂為無道。夷狄交侵。文王時為西伯。以天子之命遣戍役以衛中國。非可已

而弗已也。而遣行之詩。丁寧惻怛。曰。采薇采薇。

以薇為遣戍之期也。薇之生戍者始行。薇之柔

戍者在行。薇之剛戍者將歸。歷時久而歸期緩

也。曰。靡室靡家。念戍者之離其配偶也。曰。不遑

啓居。念戍者之不得安其起居也。曰。憂心烈烈。

載饑載渴。念昔者以歸期尚遠為憂。而又重之

以饑渴也。曰。我戍未定。靡使歸聘。念戍者之行

役未定。無與歸問其家之安否也。曰。王事靡盬。

不遑啓處。念昔者之勤勞王事不得安其居處

也。曰。憂心孔疚。我行不來。念昔者之決於死敵。

憂心雖甚病。而此行無歸期也。末章又言。昔我之往。楊柳依依。春之中也。今我之來。雨雪霏霏。冬之末也。征行之久。飢渴之害。心傷悲而人莫我知。凡此皆成者之情。鬱結于中。不能以自懣者。文王乃先其未發。歌詠以勞苦之。如其身之疾疚焉。故范祖禹謂於采薇見先王以人道使人。至於後世。則牛羊而已矣。豈不然哉。出車勞還。杖杜勤歸。大抵放此。不悉錄云。

東山。周公東征也。征。三。監也。周公東征三年而歸。勞歸士大夫美之。故作是詩也。一章言其完也。二章言其思也。三章言其室家之望。女音也。四章樂男女之得及時也。君子之於人。序其情而閔其勞。所以說也。說以使民。民忘其死。其唯東山乎。我徂東山。徂。往也。惓惓不歸。惓。惓。言久也。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濛。雨貌。我東曰歸。我心西悲。制彼裳衣。勿士行枚。士。事也。行。陳也。枚。如箸。戰時所銜。蜩蛸者蠋。桑蟲。烝在桑野。烝。發語聲。敦彼獨宿。亦在車下。我徂東山。惓惓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果臝之實。果臝。括樓也。亦施于宇。施。延也。伊威在室。蠨蛸在戶。蠨蛸。小蜘蛛也。町疇鹿場。町疇。畦隴也。為麋鹿之場。熠燿宵行。熠燿。螢火也。不可畏也。伊可懷也。我徂東山。惓惓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

也。三章言其室家之望。女音也。四章樂男女之得及時也。君子之於人。序其情而閔其勞。所以說也。說以使民。民忘其死。其唯東山乎。我徂東山。徂。往也。惓惓不歸。惓。惓。言久也。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濛。雨貌。我東曰歸。我心西悲。制彼裳衣。勿士行枚。士。事也。行。陳也。枚。如箸。戰時所銜。蜩蛸者蠋。桑蟲。烝在桑野。烝。發語聲。敦彼獨宿。亦在車下。我徂東山。惓惓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果臝之實。果臝。括樓也。亦施于宇。施。延也。伊威在室。蠨蛸在戶。蠨蛸。小蜘蛛也。町疇鹿場。町疇。畦隴也。為麋鹿之場。熠燿宵行。熠燿。螢火也。不可畏也。伊可懷也。我徂東山。惓惓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

鶴鳴于垤鶴水鳥將雨則鳴垤蟻冢也婦歎于室窈窕洒掃穹窒窈窕

也我征聿至有敦瓜苦敦徒端切圓成之狀瓜苦苦瓜也烝在栗薪

謂瓜延于栗水之上自我不見于今三年我徂東山惓惓不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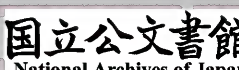
我來自東零雨其濛倉庚于飛熠燿其羽熠燿鮮之明也

子于歸歸嫁也皇駁其馬馬之黃曰皇駁親結其縗縗也

九十其儀言多儀其新孔嘉新新貌其舊如之何

臣按此詩凡四章章首必曰我徂東山惓惓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者序其久戍思歸之情閔其歸塗陰雨之苦也我之在東未嘗不曰歸而未可以歸故其心念西而悲今既歸矣裳衣

之敝制而新之願今以往勿復從事於行陳之間可也彼蝟蝟者蠋則在桑野而敦然獨宿者亦在車下此因道塗所見而興士之獨處也次章言果羸之施于宇伊威在室蠨蛸在戶叮嚀鹿場熠燿宵行蓋未歸之時遐想其室空無人荒涼岑寂而蔓生之實延焉小蟲綴焉野鹿游焉固非可畏之物不能不動其懷歸之情也三章言天之欲雨也鶴則鳴于垤婦則嘆于室蓋以夫之在行遇雨念之而歎愛之至也洒掃熏鼠以我之征人行且遂至潔除以待望之切也



顧見苦瓜繫于薪上。因感其夫。匏繫於外。我之
 不見。今三年矣。觸物興懷。無一念之不在也。四
 章言倉庚于飛。鮮明其羽。此嫁娶之時也。之子
 于歸。其馬皇駁。有文彩也。母為結褵。送其行也。
 九十其儀。儀之多也。新婚之喜。固可嘉矣。舊有
 家室者。相見而喜。又何如耶。蓋男女居室。人之
 至情。故一章言其獨宿。三章叙其久別。而四章
 又以婚之新舊終焉。序詩者曰。君子之於人。叙
 其情而閔其勞。所以說也。可謂得詩之本指矣。
 詩之言我。皆周公述歸士之辭。士之蘊於其心

可為不教
 而募兵者
 戒

而不能言者。周公盡發之於言。遐想其時。上下
 交孚。歡欣感激。有不能自己者。後世征戍頻繁。
 民病于役。則有為詩以刺者。曰父曰嗟。予子行
 役。夙夜無已。母曰嗟。予季行役。夙夜無寐。曰王
 事靡盬。不能藝稷黍。父母何怙。曰哀哀父母。生
 我劬勞。此以父子不相保而怨也。曰角枕粲兮。
 錦衾爛兮。予美亡此。誰與獨旦。曰終朝采藍。不
 能一襜。五日為期。六日不詹。此以夫婦不相保
 而怨也。曰漸漸之石。維其高矣。山川悠遠。維其
 勞矣。曰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哀我征夫。朝夕不

暇。此將率戍役以勞苦而怨也。與采薇東山之辭。大抵略同。然采薇東山上序戍者之情也。陟岵諸詩。戍者或其家人自序其情也。得失之相去。顧不遠哉。今之世。兵農雖分。而並邊之民。往往或從征役。或任轉輸。饑渴疲勞之殃。戚嗟愁苦之態。往往有甚於古者。自將帥守牧。未聞有過而問之者。況得上徹於九重之邃乎。臣今列之。是編者欲仁聖之君。軫文王周公之念。處宮庭之奧。如親臨邊鄙之間。恤民之憂。如已之憂。則民亦將以

推原小民
思愛之意
藹然可味

上之憂為憂矣。說以使民。民忘其死。其庶幾乎。

七月。陳王業也。周公遭變。故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

由致。王業之艱難也。七月流火。流。下也。火。大火。心星。六月之昏。入於地之

發。一之日。十一月。也。感發者。風寒。二之日栗裂。二之日。十二月。也。栗裂者。氣寒。無衣

無褐。布也。毛也。何以卒歲。卒。終也。三之日于耜。三之日。正月。也。于。往也。耜。

四之日舉趾。四之日。二月也。趾。足也。謂舉足而耕。同我婦子。饁彼南

畝。田也。饁。饋也。田峻至喜。田峻。田大夫。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

載陽。載。則也。陽。溫也。有鳴倉庚。黃鸝也。女執懿筐。懿。深也。遵彼

微行。導。循也。微行。牆下小徑。爰求柔桑。爰。於也。柔。桑。穉桑。春日遲遲。遲。緩

大。學。行。義。田里戚休之實。三

也。采。繫。祁。祁。繫。蟠。蒿也。所以生。女。心。傷。悲。殆。及。公。子。

同。歸。女。常。悲。春。欲。如。貴。公。子。之。早。嫁。也。七。月。流。火。八。月。萑。葦。預。蓄。以。為。曲。薄。

蠶。月。條。桑。條。桑。枝。落。之。取。彼。斧。斨。以。伐。遠。揚。斧。斨。所。以。伐。遠。

枝。之。揚。起。者。於。猗。彼。女。桑。小。而。長。條。曰。女。桑。七。月。鳴。鵙。伯。勞。也。

八。月。載。績。緝。麻。之。名。載。玄。載。黃。以。為。祭。服。也。玄。黃。裳。我。朱。孔。陽。朱。色。光。明。

為。公。子。裳。公。以。供。上。四。月。秀。萋。草。也。五。月。鳴。蜩。蟬。也。八。月。其。穫。

禾。之。早。穫。者。十。月。隕。穽。謂。木。葉。損。落。一。之。日。于。貉。謂。取。狐。狸。皮。也。取。彼。

狐。狸。為。公。子。裘。上。同。二。之。日。其。同。聚。也。載。績。武。功。績。繼。也。功。

事。也。言。私。其。縱。獻。豸。于。公。田。獵。所。取。也。小。豕。曰。縱。大。豕。曰。豸。

五。月。斯。螽。動。股。斯。螽。蝗。屬。六。月。莎。雞。振。羽。莎。雞。如。蝗。七。月。在。野。

八。月。在。宇。屋。雷。也。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牀。下。自。七。月。以。

下。皆。言。蟋。蟀。自。野。漸。入。以。避。寒。穹。室。熏。鼠。穹。窮。也。室。塞。也。塞。向。墜。戶。北。向。

出。牖。墜。塗。也。嗟。我。婦。子。曰。為。改。歲。入。此。室。處。改。歲。大。寒。將。此。

以。處。六。月。食。鬱。及。奠。鬱。棗。屬。七。月。亨。葵。及。菽。亨。煮。也。葵。菽。今。之。葵。菽。

也。豆。八。月。剝。棗。剝。普。卜。反。擊。也。十。月。穫。稻。稻。謂。晚。收。者。為。此。春。酒。以。

介。眉。壽。皆。言。養。老。也。七。月。食。瓜。八。月。斷。壺。瓠。也。九。月。叔。苴。叔。拾。也。

苴。苴。麻。子。采。荼。薪。樗。荼。苦。菜。樗。惡。木。食。我。農。夫。者。之。食。九。月。叔。苴。叔。拾。也。

月。築。場。圃。築。圃。為。場。在。今。猶。然。十。月。納。禾。稼。黍。稷。重。穆。後。熟。曰。重。先。熟。曰。穆。

日。禾。麻。菽。麥。嗟。我。農。夫。我。稼。既。同。既。同。言。上。入。執。宮。功。至。之。役。晝。爾。于。茅。宵。爾。索。綯。晝。取。茅。夜。作。索。亟。其。乘。屋。亟。急。

田里戚休之實

也。乘其始播百穀。以布穀在近。二之日月十二。鑿冰冲。

冲。冲冲。鑿冰之意。三之日月正。納于凌陰。冰室也。四之日其蚤。獻

羔祭韭。仲春獻羔。開冰。獻于寢。廟也。韭。新出。故薦之。九月肅霜。十月滌場。

也。滌。掃也。朋酒斯饗。兩傳曰。朋。曰殺羔羊。躋彼公堂。公堂。人稱君之堂。

彼兕觥。兕角之觥。萬壽無疆。

臣按周家以農事開國。成王幼冲嗣位。周公懼其未知稼穡之艱難也。故作此詩。使瞽矇歌之。宮中。此朱熹說。庶幾成王知小民之依。不敢荒寧。蓋與無逸之作同一意也。夫農者衣食之本。一日無農。則天地之所以養人者。幾乎熄矣。惟其關

註
可作函

生人之天命。是以服天下之至勞。今以此詩考之。日月星辰之運行。昆蟲草木之變化。凡感乎耳目者。皆有以觸其興作之思。是其心無一念不在乎農也。自于耜而舉趾。自播穀而滌場。所治非一器。所業非一端。私事方畢。而公宮之役。毋敢稽。歲功方成。而嗣歲之圖。不敢後。是一歲之間。無一日不專乎農也。維夫與婦。維婦與子。各共乃事。各任乃役。是一家之內。無一人不力乎農也。織薄於秋。求桑於春。躬蠶績之勞。以為衣服之計者。無所不至。猶恐其未足也。于貉為

大學衍義 卷二十一
裘又有以相之。食鬱及奠烹葵及菽。備果蔬之美。以充耆老之養者。無所不至。猶恐其未足也。穫稻爲酒。又有以介之。當是時。農之所耕者。自有之田也。而上之人。又從而崇獎勸厲之。故斯人亦以爲生之樂。而勤敏和悅之氣。浹于上下。不見其有勞苦愁歎之狀。朋酒羔羊。升堂稱壽。君民相與獻酬。忘其爲尊卑貴賤之殊。後世之農。則異乎此矣。已無田可耕。而所耕者。他人之田。爲有司者。得無殃害之足矣。豈復有崇獎勸厲之意。故數米而炊。併日而食者。乃其常也。田

事既起。丁夫之糧餉。與牛之芻藁。無所從給。豫指收歛之入。以爲稱貸之資。糲飯藜羹。猶不克飽。敢望有鹽酪之味乎。曉霜未釋。恐飢扶犁。凍皴不可忍。則燎草火。以自溫。此始耕之苦也。燠氣將炎。晨興以出。偃僂如啄。至夕乃休。泥塗被體。熱爍濕蒸。百畝告青。而形容變化。不可復識矣。此立苗之苦也。暑日流金。田水若沸。耘耔是力。根莠是除。爬沙而指爲之戾。偃僂而腰爲之折。此耘苗之苦也。迨垂穎而堅粟。懼人畜之傷殘。縛草田中。以爲守舍。數尺容膝。僅足蔽雨。寒

夜無眠。風霜砭骨。此守禾之苦也。刈獲而歸。婦
子咸喜。春揄簸蹂。競敏其事。若可樂矣。而一飽
之權。曾無旬月。穀入主家之廩。利歸質貸之人。
則室又垂罄矣。自此之外。惟采薪于茅。販鬻易
粟。以苟活而已。若夫桑麻種藝。蠶績織紉。勞苦
稱是。而敝衣故絮。曾不得以卒歲。豈不重可哀
憐也哉。夫農夫紅女之艱勤。富室知之者寡矣。
况士大夫乎。士大夫知之者寡矣。况貴戚近屬
乎。貴戚近屬知之者寡矣。况六宮嬪御乎。近世
張栻入侍。

經筵因講葛覃之詩。言於
孝祖。以爲周公之告成王。見於詩。有若七月。見
於書。有若無逸。欲其知稼穡之難。與小人之依
帝王所傳心法之要端。在於此。夫治常生於敬
畏。而亂常起於驕肆。使爲國者。每念乎農畝一
勞。則心不存焉者寡矣。何者。其必嚴恭朝夕。而
不敢怠也。其必懷保小民。而不敢康也。其必思
天下之飢寒。若已飢寒之也。是心常存。則驕肆
何自而生。豈非治之所由興也。與栻之論最爲
懇至。臣愚不佞願。

大學衍義 卷三十七
詔儒臣以今農夫紅女耕蠶勞勤之狀。作為歌詩。退朝之暇。使人日誦于前。且繪畫成圖。揭之宮掖。布之戚里。庶幾

聖心惕然。不忘小民之依。而六宮嬪御。外家近屬。亦知衣食所自來。勉為勤儉之趨。而不狃汰侈之習。戒諭守宰。勤行勸相。毋妄興徭役。以奪其時。毋橫加賦歛。以困其力。老農之不能自養者。籍之有司。大夏隆冬。賦常平義廩之粟。稍振贍之。歲凶賑卹。先良農而後游手。以示聖朝重本之意。則民將爭趨南畝。衣食足而孝悌興矣。

惟

仁聖垂意焉。

君牙。

周書篇名。穆王命君牙為大司徒。作此以語。

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

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咨。厥惟艱哉。思其艱以圖其易。民乃寧。

臣按。夏而雨。冬而寒。時令之常也。而小民惟曰怨咨者。非怨天之雨且寒也。小民生生之計。無時弗艱。而於斯時為尤艱。此其所以怨咨也。厥惟艱哉。非深知民間真切利疚者。不能言也。為有司者。當思其艱而為圖其易者。民乃安矣。穆。

主爲周六葉天子。生深宮之中。而能恫念細民。疾苦。此孔子所以取於書也。然方是時。井地之法未壞。有廬可居。有田可食。民之艱已若是。而况今乎。窮閭敗屋。窮山曠野。暑雨淋淫。茅茨不足以自覆。風雪凝沍。楮絮不足以自溫。平居終歲勤動。曾不得穀其腹。隆寒皸瘃。罔所營求。則坐須窮餓而已。歲雖大穰。猶不免此。一遭艱險。則老弱轉乎溝壑。彊者起爲攻剽。勢所必然。民生之艱。莫甚今日。惟聖明其深軫之。

漢文帝十二年三月詔曰。道民之路在於務本。朕親率天下農。十年于今。而野不加辟。辟讀曰闢歲一不登。民有飢色。是從事焉尚寡。而吏不加務也。吾詔書數下。歲勸民種殖。而功未興。是吏奉吾詔不勤。而勸民不明也。且吾農民甚苦。而吏莫之省。將何以勸焉。其賜農民今年租稅之半。

臣按三代而後。知農民之苦。未有漢文若者。詔令之下。勤勤懇懇。然使無實惠以將之。則詔令爲空文矣。惟其方春而豫賜。今年之租。寬細民之力。此其所以爲誠於憫農也。

內多欲而
外施仁義
必不能及

民亦敢言
言路之宜
通如此

唐德宗貞元二年上畋於新店入民趙光奇家問百姓樂乎對曰不樂上曰今歲頗稔何為不樂對曰詔令不信前云兩歲之外悉無它徭而誅求者殆過於稅又云和糴而實強取之曾不識一錢始曰所糴粟麥納於道次今則遣致京西行營動數百里車摧牛斃破產不能支愁苦如此何樂之有每有詔令優恤徒空文耳恐聖主深宮九重皆未知之也上命復其家

司馬光曰甚矣唐德宗之難寤也自古所患者人君之澤壅而不下達小人之情鬱而不上通故勤

恤於上而民不懷愁怨於下而君不知至於離畔危亡凡以此也德宗幸以游獵得至民家值光奇敢言而知民疾苦固當按有司廢格詔書橫增賦歛盜匿公財之罪然後洗心易慮一新其政屏浮飾廢虛文謹號令篤誠信矜困窮伸冤滯則太平之業可致矣釋此不為乃復光奇之家夫以四海之廣兆民之衆安得人人自言於天子而戶戶復其徭賦乎

臣按趙光奇之言雖唐世之弊政求之今日殆有甚焉常賦之誅求粟則展轉增入有輸一石

復其家亦
德宗虛懷
處

而其費至三石者帛則阻却換易有輸一縑而其費逾三縑者和糴之強取有僅償其半直者有不給一錢者其他橫歛苛征色目如蝟又不與焉是以民雖遭值豐穰曾無伸眉之樂况艱儉乎貪官黠胥交爲蒙蔽監司牧守不獲盡聞况
朝廷乎民日以瘠吏日以肥而國家元氣日以
朘剝長此不已將有瓦解土傾之憂惟
仁聖深念焉

後唐明宗問宰相馮道今歲雖豐百姓贍足否道曰

農家歲凶則死於流殍歲豐則傷於穀賤豐凶皆病者惟農家爲然臣記進士聶夷中詩云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穀醫得眼下瘡剗却心頭肉語雖鄙俚曲盡田家之情狀農於四民之中最爲勤苦人主不可以不知也上悅命左右錄其詩常諷誦焉

臣按聶夷中之詩卽臣前所謂豫指收歛之入以爲稱貸之資是也新絲之出以五月而貸以二月新穀之登以八月而貸以五月此猶當時之俗也若今則往往貸於半歲之前矣千錢之物僅得數百或不及其半焉富家鉅室乘時射

大學衍義 卷二十一
利田夫蠶婦低首仰給。否則亡以爲耕桑之本。迨繭浴於湯。禾登於場。而責逋者狎至。解絲量穀。亟以授之。回顧其家。索無所有矣。償或未足。則又轉息爲本。因本生息。昔之千錢。俄而兼倍。昔之數百。俄而千錢。於是一歲所貸。至累載不能償。已之所貸。子孫不能償。牒訟一投。追吏奄至。伐桑撤屋。賣妻鬻子。有不容惜者矣。且人情所望者一稔而歲稔。則督逋尤峻。竭其廬之入。不容錙銖龠合留。故昔人謂豐年不如凶年。其言似於過激。然實農家之真利病也。嗚呼。民生

之艱。一至於此。上之人奈何。祇爲當然而弗恤哉。唐明宗五季之君。而儉約愛民。所謂彼善於此者。因馮道之對。誦夷中之詩。惻然若有所感。然未聞當時有所施行。則亦徒言而已爾。故孟子曰。雖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者。不行先王之政也。

仁聖之君。可不念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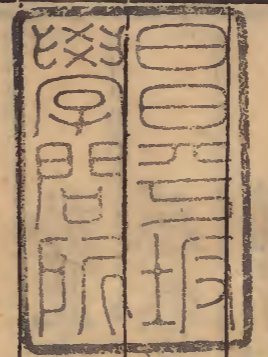
周世宗留意農事。常刻木爲農夫蠶婦。寘於殿庭。

一臣按世宗於五季爲賢君。故能念耕蠶之苦。刻木爲人。朝夕睹之。以毋忘細民之艱。其視沉溺

世宗之勤農也。其多可傳

於富貴之欲。一念未嘗及田里者。相去遠矣。臣
是以有取焉。

以上論田里休戚之實



戊午八月廿九日一見加朱

鴻卷

大學衍義卷之二十七

